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三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禮十 昏宗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通典後同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途濤曰愚論以拜舅姑

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
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爲成婦已
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巳拜舅姑其義全
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
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
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
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
責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

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杜佑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

者何為不非之耶豈時俗久行因循自便忒彼衆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內表不可婚議

魏袁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逺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

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玄乂妹爲婦即宣道堂姨玄乂先雖

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以上禮實同財况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内外之族雖别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寔同愛敬本是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别後代違道任情恐寖以成俗然外屬無

服而尊卑不可爲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可

七出議　王褘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

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葢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寛也故有以順乎人情之正寛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則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

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寛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寛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絶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絶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

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茍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啟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況庶人

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固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

子之當出具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竢命大夫以下

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竢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子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狥私情暱細恵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唐書禮樂志序

歐陽修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

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

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

幾何

家禮序

朱熹 後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

然其存於今者宫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竊自

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宗儀讀法

說曰讀灋古義也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灋于邦國都鄙及鄉大夫州長黨正閭族歲時屬民讀灋之禮吾今以宗正行於祠堂以聯族人亦周禮之遺義

也教之律令所以尊聖制也犯遺訓者未信得禍違律令者災必逮身故律令者所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仁義之具也董子曰禮禁未然之前灋施已然之後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禁難知豈非以常人之情為善待勸遠惡待懼者乎示之易見之灋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乎仁義者則莫如律令四百五條此明王所以齊御天下之術也庶民用之可以保身從政用之可以斷獄否則陷於罪辟辱莫大焉願我孫子欽承國

典講習律令庶其無陷於刑辟斯吾宗儀第一義也祖考欲其子孫之賢豈在别立科教哉然罪惡之起皆成於漸是故叙律之義先輕而後重先微而後著别籍異財子孫自私之心勝其終必至於干名犯義尊卑爲婚男女謹始之道缺其終必至於親屬相姦而毆罵者惡逆成弒之基也故易曰履霜堅氷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呼爲讀瀍者其亦慎於斯義矣乎

宗儀序

方孝孺 後同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况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具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𢷬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啖勞而休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薰香以養其

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躬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於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薦乎寢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

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馬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廛井之氓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

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顔焉而顔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爲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

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
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
也無爲奴隷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
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
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
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
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
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

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而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疎定尊卑收涣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

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强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偽者常多淳安之汪氏録其身縁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偽也越之楊氏親

煬帝之裔而恥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富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隷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

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

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辯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轂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

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獻爲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

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巳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

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

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

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歳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

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疏疏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狥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疏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爲之制其制曰宗族

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爲孝悌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黄鳥

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
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
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
相御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
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
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
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
相揖趨及門祝啟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

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别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愼思哉勿墜爾先祖

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隂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愼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歳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歳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賔之初筵擇鄉人子弟肄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敎在坐

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鬭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偽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

葬而信葬師之説貲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于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

回者果可信邪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凓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迹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

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䰟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是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

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敎

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内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

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習於忍曁其大壞而不可爲忍乎陷於不孝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習爲忍是可忍也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

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塟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

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禄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抜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巳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

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滕口煩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末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舉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

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教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聦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

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
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
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所造
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
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災
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
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說
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

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緣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横逆禽獸之為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

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閨閫之内而或播於四
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
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
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
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
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
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
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糲好寡欲終身而

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愼行與

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册書著之天下笑

之聞其名則唾𠸄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胄羞以為祖不亦慼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為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為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禄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

厚愨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曁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闡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

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𦵏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家稱於鄉德可為師者終則無服者為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為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脩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疇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家國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

而不振得之於勞勩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彯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蓺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

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廪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

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畧高世而拔類或見于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説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

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肖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

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説起故聖賢非爲巳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于朝廷達于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

莫之很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産殊絶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豊歲夏秋自百畆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

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産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廪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各而私者爲衣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

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璧

稗編卷三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禮十一諡法

周公諡法　張守節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民無能名曰神一德不懈曰簡靖民則法曰皇平

易不訾曰簡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往曰王敬事供上曰恭立志及衆曰公尊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賞慶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群曰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賓厚禮曰聖芘親之闕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靖民曰定道德博聞曰文純行不爽曰定勤學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

民法古曰定愍民惠禮曰文闢地有德曰襄賜民爵位
曰文甲胄有勞曰襄綏柔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僖諫
爭不威曰德有代而還曰釐剛强直理曰武質淵受
諫曰僖威强敵德曰武温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
心能制義曰度刑民克服曰武聰明睿哲曰獻夸志多
窮曰武智質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
淵源流通曰康慈惠愛親曰孝温柔好樂曰康協時肇
厚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

執心克莊曰齊布德執義曰穆資輔就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昭敏以敬慎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安衆曰靖聖聞周達曰昭恭己鮮言曰靖治而無眚曰平寛樂令終曰靖執事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圉布綱治紀曰平彌年壽考曰胡由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彊毅果敢曰剛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威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彊毅執正曰威

闢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祈克敬動民曰桓大慮行節曰孝闢土兼國曰桓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辯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純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元外内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前過曰思兵革亟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慤敵圉克服曰莊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死於原野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執義揚善曰德

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折曰懐愛民好與曰惠述義不克曰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象方益平曰敬秉德尊業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克為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外内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不勤成名曰靈未家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靈愛民好治曰戴死見神能曰靈典禮不愆曰戴亂而不損曰靈短折不成曰殤好祭神鬼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極知鬼事曰靈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愎很遂過曰剌肆行勞祀曰悼不思忘愛曰剌年中蚤夭曰悼早孤短折曰哀凶年無穀曰荒好變動民曰躁外内從亂曰荒不悔前過曰戾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壅遏不通曰幽在國逢難曰愍早孤鋪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使民悲傷曰愍柔質愛諫曰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實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施勤無私曰類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遠曰明慱聞多能曰憲嗇於賜與曰愛满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爽曰厚克威捷行曰魏好内遠禮曰煬克威惠禮曰魏怠政外交曰推去禮遠衆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紹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掩過曰堅内外賔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逆天虐民曰抗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愛民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爲靈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

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内德為獻治而生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

皇后謚及夫人無謚議　通典 後同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

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内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大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為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

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

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

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議

尚書衛凱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跡賜謚

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
尚書趙洛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於國及
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侯議以為古之謚
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烈
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記其功且旌奉法能
全爵禄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
比列侯自關内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
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

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襲餘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録

君臣同謚議

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勲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按郭奕謚景詔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

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

單複謚議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謨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

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録之任則是忝二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録不可不詳彪之答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

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懐不當此任于令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沖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録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禄顗或曾師傅或曾總録並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黜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朂

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
却己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擾上論可同理甚有
義遂便施行蔡家故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複無所為
疑

謚法序論

鄭　樵後同

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
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
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来與

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己說集而為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葢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

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謚則天子亦可以為謚矣若公侯可以為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謚矣若師長可以為謚則父兄亦可以為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己

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末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蘓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後論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

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柰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而云闕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

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嫡之義而為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晋太宰何曾謚議

秦　秀 後同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胄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晋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鞠躬盡瘁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以古義言之非惟失

輔相之宜實壊人倫之教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刼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没盖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

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

晉賈充謚議

賈充無子舍宗族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謐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之親而絕祖宗之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為荒

唐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悦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来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惰政脩人和如諲者葢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

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
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
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畧必有過人者雖欲
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
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謚曰肅謹議駁議曰伏
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
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荊榛扈
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

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迹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馬明白欲盖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活者盖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繄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

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黄門侍郎杜公之涖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㳂以幕府之政曽未幾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熈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産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

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用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博士獨孤及重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己畧見於事

其恩專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有司之職也其閲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㕘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令駮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

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謚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

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叅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失其忿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

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疊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也齊桓晉文不如

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来制度似皆不然今奉符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茍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昌不肅雝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

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諡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

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

肅謹議

宋陳執中謚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荅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宗祖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

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紬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賔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進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

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㝡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閲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翺權徳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争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令

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法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傅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宋景濂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霊敷陳五㢡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𦪙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獘而失

之古義益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吴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霆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覩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

其藩垣而逐其軌範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潁而何於是私謚曰淵潁先生

稗編卷三十三